

契訶夫小說集

2

鮑 羣 譯
光明書局 刊

契訶夫小說集

第二集
鮑羣譯

契訶夫小說集

第二集

譯者 鮑

羣

發行者

光明

書局

代表人 王子澄

發行所

光明書局

總店 上海福州中路二九六號
支店 廣州漢民北路，成都祠堂街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一日發行

CAE97/02



目次

廢止	一
伍長普里錫皮夫	九
亞紐泰	一四
莫斯科的忒盧勃諾廣場	二〇
馬姓	二五
悲角	三二
受難的人	三八
四旬齋的前夜	四六
人間瑣事	五三

假面人	六二
騷動	七〇
玩笑	八一
著作者	八七
耶穌受難週	九二
勝利的威風	一一〇
烏鴉	一一五
不小心	一二二
歌女	一二八
恐怖	一三六
從戲院回來後	一四四
壞天氣	一四八

火上加油	一五五
逃亡者	一六四
不幸事件	一七五
罪犯	一八三
孩子們	一九〇
屍體	一九八
濟諾契珈	二〇五
寄生者	二一四
天才	二二三
寶貴的功課	二三〇
車房內	二三九
獎券	二五四

嚴寒·····	二六一
深刻的印象·····	二六九
乞丐·····	二七六
醉漢·····	二八四

廢止

不久以前，春水高漲的時節，退伍的準尉，地主威維爾安夫款待來客土地測量員卡泰伐沙。且喝且吃，且說到新聞。卡泰伐沙因為是城裏人，一切都知：關於虎列拉，戰爭，甚至物產稅按等級增加了一戈貝克的事。他說着，威維爾安夫聽着，歎息着，以驚嘆聲迎接每件新聞：「無論您怎樣說，但您看怎樣？噯噯噯……」

「但您現在爲什麼不戴肩章呢，西門·安基丕支？」他好奇地問。測量員並不一下子回答。他默然，喝完一杯沃特克，揮揮手，隨即說道：

「廢止了！」

「您看怎樣？噯噯噯……我沒有看報，一點不知道這事情。那麼現在的公務人員不再戴肩章了麼？無論您怎樣說，您可知道，這有一部份對：兵士們不會再把您們和軍官先生們混在一起，給您們行禮了。一部份實在不對。您們已經沒有威儀了！沒有貴族氣派了！」

「那有什麼關係！」測量員將手一揮，說：「外表不是什麼重要的東西。你戴肩章，或者不戴

「辱章——全是一樣的，只要你能保持職位。我們毫不覺得可恥。您倒真的被侮辱了，巴維爾·伊格諾支！我很同情。」

「這是怎的？」威維爾安夫問道。「誰能侮辱我？」

「我是說的你們被廢止的事。準尉雖然是小官，雖然既不是這，也不是那，但終於是軍官，爲國家服務……流血……爲什麼廢止呢？」

「這是……對不起，我完全不明白了……」威維爾安夫含糊地說，面色發白，睜大眼睛。「誰把我廢止了呢？」

「難道您沒有聽見？有過這樣的命令，準尉不再存在，無所謂準尉了！連他們的魂靈都沒有！難道您沒有聽見？凡現任的準尉擢升少尉，您卻是退伍的。您高興，算是準尉，不高興拉倒。」

「哼……我現在是什麼呢？」

「天知道，您是什麼。您現在——一無所有，說不定，是『以太』罷！現在您自己也確不定，您是什麼。」

威維爾安夫想問些什麼，但不能夠。他的胸口發冷，膝踝彎曲，舌頭也不能轉動了。好像吞嚥香腸，哽在口頭，欲嚼不碎。

「這命令對於您們不好，這有什麼話說！」測量員嘆一口氣，說。「一切都好，這方法我可不

能贊成。現在大概外國報紙上也有啦！是麼？」

「我還是不明白……」威維爾妥夫說。「如果我現在不是準尉，是什麼呢？什麼也不是？等於零？就算我明白您的話，是不是說現在任何人可以蔑視我？可以冒犯我呢？」

「這我可不知道了。我們現在會被人們當車掌看待！您知道，一個督察官前幾天在這條路上走着，穿着工程師的外套，照新法令是不戴肩章的，於是一個將軍叫道：『車掌，火車快要開了嗎？』他被拉住了！打架！報上關於這事情不好記載，但顯然……大家都知道！紙裏你是包不住火的！」

威維爾妥夫被這新聞弄昏了，已經再也喝不下，喫不下了。他試着喝一口冷克瓦斯，想恢復感覺，但是克瓦斯在喉嚨頭哽住——退回來了。

廢止了的準尉送走測量員，走遍所有房間，開始想着。想啊，想啊，卻想不出什麼來。夜裏躺在牀上，一面嘆氣，一面還是想。

「是你在貓叫呵！」妻子亞麗娜·瑪替維夫娜說，用肘彎碰碰他。「你哼着，彷彿快要生孩子了！也許，這事情還沒有證實。你明天去問問什麼人吧。膿包！」

「這就是，當你沒有官職和爵位時，就是膿包啦。像鱈魚一樣躺在這兒，——膿包！大概，你沒有流過血！」

第二天早上，通夜沒有睡着的威維爾安夫把自己的栗色馬套上篷車，出發調查了。他決定去訪問幾個鄰居，假使必要，就去見軍事長官。車子經過伊巴契輔，他遇見神父巴甫諾支·阿瑪里基且斯基。神父走出教堂回家去，他生氣地揮着手杖，再三對跟在後面的副神父咕嚕着：「你是呆子，兄弟！真是呆子！」

威維爾安夫跳下馬車，走近去向他問候。

「恭賀節慶，神父！」他問候着，吻過手。「您做完禱告麼？」

「是的，做過彌撒了。」

「是的，您哪……各有各的任務！您是牧師，我憑力氣種地……但您今天為什麼沒戴勳章？」

神父皺一皺眉毛，代替回答，搖搖手，向前走了。

「已經禁止啦！」副神父低聲解答。

威維爾安夫目送那生氣地走遠了的神父，因為不幸的預感：他的心臟收縮了。測量員的報告，現在似乎是當真了。

最初，他去訪問鄰居伊士支少佐，當他的馬車趕進少佐的院子時，看見了一幅畫面。伊士支身穿睡衣，頭戴土耳其帽，站在院地中間，生氣地頓腳，揮手。車夫菲力卡牽着一匹瘸腿的馬，在他

旁邊來回地走。

「無賴！」少佐喝道。「騙子土匪吊死你也不多，該咀咒的阿富汗人（註一）阿哈，我向您致敬！」他瞥見了威維爾安夫，說。「和您相會，我是很高興的。您樂意這事情麼？馬腳擦傷，已經一星期了，這騙子不響！一言不發！如果我自己不看出來，媽的，這蹄子一定會壞了！可不是有這等樣的人麼？要不要打他的耳光？不要打我問您。不要打麼？」

「一匹好馬，」威維爾安夫說着，走近伊士支。「可惜！少佐，您去請馬醫吧。少佐，我的村子裏有一個很好的馬醫！」

「少佐……」伊士支咕嚕着說，輕蔑地笑。「少佐……不要跟我開玩笑！我的馬受傷了，而愈少佐少佐活像烏鴉叫！噓噓……噓噓！」

「少佐，我不懂您的話。難道可以用烏鴉比喻高尚的人麼？」

「我是什麼樣的少佐？我難道是少佐？」

「您是什麼呢？」

「鬼知道，我是什麼！」伊士支說。「已經一年多沒有少佐了。您這是怎麼呢？昨天才出世麼？」
威維爾安夫驚嚇地看定伊士支，抹掉臉上的汗水，似乎有什麼很不祥的預感。

「可是，請您許可……」他說。「我總歸不明白……少佐分明是很高的爵位啊！」

「是啊！」

「這是怎的您也……一無所有麼？」

少佐祇是搖手，開始敘述，流氓菲力卡怎樣擦傷馬蹄，冗長的敘述，收梢時甚至把受傷的沾着膿血和糞塊的馬蹄舉到他的面前，但威維爾安夫不知不覺，像通過柵欄似的凝視着一切對象。他茫然告別，爬上自己的馬車，帶着絕望的心情叫道：

「去見軍事長官趕快用鞭子抽！」

軍事長官耶戈岱希夫是個現任的五品官，住得不遠。大約過了一個鐘頭，威維爾安夫已經走進他的書房，行一個禮。軍事長官正坐在沙發上讀「新時代」。看見來客，他點點頭，指着靠手椅。

「大人，」威維爾安夫開口說，「我應該先介紹自己，但不知道自己的職位，大膽地來請求大人解釋……」

「請您許可，」軍事長官打斷他的話，「首先，不要叫我大人。我請求您！」

「您說什麼……我們是卑微的人……」

「不是這麼回事！這裏寫着……（軍事長官的指頭戳一下「新時代」，把它戳穿了）這

裏寫着，五品官不再是大人。實實在在的消息爲什麼呢？用不到啦，閣下，用不到啦！請不必叫了！用不到啦！」

耶戈岱希夫站起來，高傲地在書房裏走來走去……威維爾安夫長嘆一聲，帽子掉在地板上了。

「如果已經輪到他們身上，」他想，「那就不必再問準尉和少佐了。還是走罷……」

威維爾安夫咕噥着什麼，走出來了。把帽子忘在軍事長官書房裏了。兩個鐘頭之後，他面色蒼白地回到自己家裏，沒戴帽子，一張嚇昏的面孔。他跳下車子，膽怯地看看天色：是否太陽也廢止了呢？妻子被他的臉相嚇壞了，發出了問話，但他對所有問話的回答祇是搖搖手……

他有一星期不喝，不喫，不睡覺，像瘋人似的從屋角走到屋角，沈思着。面色枯槁，眼光暗淡了……他沒有跟誰談話，不理睬任何人，當亞麗娜·瑪忒維芙娜對他提出問題時，他祇是搖手——一聲不響……爲了使他恢復感覺，什麼法子都做到了！給他喝接骨木湯，「內服」燈油，使他坐在烤熱的磚頭上，但是毫無用處，他衰弱，乏力。最後請神父巴甫諾支來開導他。神父辛苦了半天，對他解說，現在應該自尊，不應該自卑，但仁慈的種子落在不知感恩的地上了。神父接受了五個盧布的酬勞費，一點沒有效果就走了。

沉默了一星期，威維爾安夫似乎要開口了。

「你爲什麼不響，醜東西！」他忽然向哥薩克女人伊留斯加進攻。「你瞧我不起！嘲笑我侮辱可憐的人！你開心！」

說完這話哭起來，又沉默了一星期。亞麗娜·瑪忒維芙娜決計給他放血。醫師助手來了，放出兩碟子血，這樣一來，顯見得輕鬆了。放血後的翌日，威維爾安夫走近妻子的牀前，說：

「亞麗娜，我不准許這樣。我現在統統決定了……我自己掙來的爵位，誰也沒有十足的權利侵犯牠。我這樣想：給上司上一張呈子，署名：準尉某某……準——尉……你明白了麼？打擾他們一下——準——尉……請你許可！打擾他們一下！」

這想頭使威維爾安夫如此高興，滿面發光，甚至要求喫東面了。現在他被新的決心鼓舞着，在房子裏走着，一面譏笑，一面幻想：

「準——尉……打擾他們一下！」

伍長普里錫皮夫

「伍長普里錫皮夫！您被控告，在九月三日侮辱鄉警西庚，鄉長亞歷波夫，百戶長伊菲穆夫，證人是伊凡諾夫和加甫里洛夫，還有六個農民，上面三個人在執行公務時，被您侮辱，您自己知罪麼？」

普里錫皮夫，是一個皺紋滿面的伍長，一張粗糙的臉，伸直兩手，以沙啞的、窒息的嗓子，咬清每一個字，發命令似的回答道：

「大人，法官先生！請根據法律條文，查究可以證明雙方情形的原因。有罪的不是我，卻是別人。這事情的發生，完全為了一個死屍，祝他進天國罷。本月三日，我和妻子安菲莎平靜地走着，我聽見——在河岸上站着一羣雜色人民。人民憑什麼權利聚在這裏呢？我問。爲什麼？難道法律上規定，人民可以像馬羣似的遊行麼？我叫這：走散！於是推開人們，叫他們回家去，吩咐百戶長在後面趕……」

「對不起，您分明不是鄉警，也不是鄉長——難道趕散人民是您的事情麼？」